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湖西閻鎭珩輯

禮制考

百神六宗

舜典禋于六宗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朱子語錄云古注說六宗自好鄭氏宗讀爲禜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

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宰我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亍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漢興于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于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

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

亥之地禮比太社時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

續漢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

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時司馬紹統表駁之幷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

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范甯注虞書曰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虞喜別論云地有五

邑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虞書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宗者崇尊之稱禋者埋祭之言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亦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晉初

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時司馬彪表云六宗之禮不應特立新禮遂廢後摯虞上奏云按舜受終禋于六宗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祟禮百神放而不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元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于郊天壇時大議禋祀之禮尚闕曰六宗之祀議者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地故稱六宗一祭也

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犧牲俱禮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方觀承曰六宗之說漢以下十有二家要以孔安國所據爲不刊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直欲廢之故大謬也若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而馬融從之然首舉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而魏晉閒多從之然六子皆象虛而無質而山澤下侵又無論也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爲六而許愼從之然地宗之三全遺山川矣晉虞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而劉昭從之然地示當祭而曰禋非大社可知後魏文帝更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宗而通典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

裁張逵之說則以六代帝王爲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
忽移而之人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爲六宗者略同歐
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
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萬物者爲六宗卽孟康天地閒
游神之說劉邵謂太極沖和之氣六氣宗之卽摯虞六氣
之宗之說二說直如一說而不足道也司馬彪自言巳意
仍用賈氏天宗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宗卽歐陽夏侯
六者之閒之意而小變之鄭康成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爲六宗雖孔穎達是之然必推配日月以包于類
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爲六是皆曲爲之說而不免得此
失彼者爾惟安國之說本于家語孔子答宰我問則顯有

證據禮記祭法正與此合先以祭天地明類上帝之義下以四方山川百神明望山川徧羣神之義中間詳陳此六者直是虞書禋六宗之義疏也四方卽四望復何所疑議哉盧植舊說以所來年于天宗爲六宗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岱宗海宗瀆宗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者亦不攻而自破矣

四方

四方之解不一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舊說謂磔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以爲四望祭法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案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與四

方之祭用羽舞者與知四方與百物不同非磔禳蜡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鬯人掌供秬鬯山川四方用蜃列四方於山川之下則四方別是一祭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惟鄭注曲禮以爲祭五官之神者得之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日入蜡以祭四方及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注見吉禮篇

鬯人凡四方用蜃蜃漆尊也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致禽以祀祊祊當爲方字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祭法四坎壇祭于四方也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爲坎爲壇　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方社不莫方祭四方也

世本古義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案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之神既立爲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注增謂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

四類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　鄭鍔曰書類于上帝唯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于東月始乎西其類宜于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于南雨師水也其類宜于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

蔡德晉曰四類之壇準四望壇之例去王城十里當季辰之位辰戌丑未是也垣之外垣方九十步內爲方壝壝之內相並爲方壇四皆一成廣五步崇四尺四階階二等壇上槱木主祭時以帛爲位而書神名號祭畢焚之此壇兆

在四郊者宗廟社稷壇在國中王宮之內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則壇兆在四方以自近而遠爲序也

司民司祿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元謂司民軒轅角也疏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太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軒轅星有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

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祭之而上民穀之數于天府

隋祀司祿于城西北壇以一少牢

唐以立冬後亥日祀司民司祿不用樂籩豆各八簠俎各二開元禮設司祿司人神座于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獻司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甯阜脩茲禋吉式薦馨香次獻司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修其常祀貞元六年春二月甲申復祀司人司祿

宋熙甯儀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政和之制司民司祿爲壇各廣二十五步同壝祭以少牢

明洪武元年太常寺奏唐制遣官祀司民司祿以少牢今擬

如唐制二年崔亮奏每歲聖壽日祭司民司祿
時及寒暑司寒張子曰當春之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盍有以逆其氣當秋之夜
吾方迎寒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盍有以迎其氣
籥章掌土鼓豳籥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
籥伊耆氏之樂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
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中春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祭
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昭明謂壇也時四時
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于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
用少牢張子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壇而已故曰相
近于坎壇祭寒暑也註
謂相近為禳祈者非
左傳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
黑黍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
神杜言黑牡黑牲當是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啟冰唯
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啟唯告
而已寢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告禮小
祭寒而藏之享司[illegible]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秦德公時初作伏祠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火遇庚日必伏庚金也周時無伏至此乃有之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案秦祠伏磔狗之禮非古也

宋大明六年有司奏季冬之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于陵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　隋如宋制

唐武德貞觀之制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于冰室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矢設于神座禮樂志孟冬祭司寒籩豆皆八簠一簋一俎一黑牡一

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

宋常以四月命官率大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元冥之神

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淳化三年
祕書監李至言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上命正其禮其後又以
孟冬祀司寒羊一豕一不行飲福天聖令春分開冰季冬藏
冰皆祭神宗詔改定小祀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元豐中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熙甯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國朝祀
令夏分日開冰季冬月藏冰祭司寒于北郊按春秋左傳曰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者司寒唯以
藏冰啟冰之日孟冬非有事于冰則不應祭享宜從寢罷惟
季冬藏冰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牡羊穀用秬黍仲春開
冰則但用羔而已唐郊祀錄仲春開冰祭司寒于冰室以桃

弧棘矢設于神座夫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禮神之物當
置于凌室之戶其啟冰獻羔依舊從之大觀四年議禮局言
左傳少皞有四叔一爲元冥杜預以元冥爲水官故歷代祀
之爲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本朝儀注祭司寒禮畢燔燎是
以祀天神之禮而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政和
議禮局言今祠儀司寒歲用羊豕一請祭以少牢仍用體解
明初肇祀太歲禮臣上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案說文歲木
星也一次行一周歷十二辰而周天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
將十二日十二時所直之神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
值時值于太史院今宜設壇露祭準社稷壇制而差小帝乃
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月將分祀兩廡

餘冬序錄或謂月將不經見案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今祭太歲月將則四時寒暑之神也　嘉靖十一年建太歲壇于正陽門外之西中太歲殿東廡春秋月將二壇西廡冬夏月將二壇帝親祭于拜殿每歲孟春歲暮遣官專祭正月遣太常寺祭太歲月將之神

邱濬曰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于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于太歲而四時之令分于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秦蕙田曰太歲月將卽四時寒暑之神說爲近當歲星所

次之辰十有二而斗柄所指謂之月建者亦十有二故有月將之說逐日之神亦十有二故又有日直之說

蜡及百物

路史蜡與臘異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葢以漢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 鬯人凡疈事用散（漆尊無飾曰散）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

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之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致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疏曰大蜡八者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伊耆氏始爲蜡伊耆氏古天子號或云即蒸帝蜡也者索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饗者祭其神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所以省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庸溝也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

歸其壑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以榛木為杖也送終喪殺所謂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于蜡使使者載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畜藏蘊財利也八蜡以記四方記其有豐稔凶荒之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民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

臘也矣　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　雜記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禮書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神之尊者非特先嗇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于田故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則臘亦謂之蜡矣

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

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廣雅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

漢復嘉平曰臘案春秋時已稱虞不臘非始于秦始皇亦用夏之舊名周蜡于十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

後漢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正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漢典蔡邕獨斷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昊木德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

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
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
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
之臘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
以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
始用午祖戌臘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
傅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
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王位西
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
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丑者土之終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

丑臘奏可之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為祖衰日為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為祖其休廢日為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為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大臘之日休息黎眾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以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臝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元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

于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于其側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于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嶽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以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燔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解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又如西郊又如北郊儀訖還宮

隋初因周制定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于是始革前制

唐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蜡祭惟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鎭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辰日臘享于太廟用牲皆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 陵墳衍原隰鱗羽嬴毛介水墉坊 麟朱鳥白虎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簠簋甑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

宋建隆初從有司言用火德王色尚赤以戌日爲臘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蜡始于伊耆及漢改名臘其實一也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從之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十位蓋有司失其傳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爲虎戳田畯郵表畷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請蜡四郊各爲一壇以

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後從之禮部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顯爲重複太常寺謂蜡祭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門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從之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報一歲之成求嗣歲之福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貓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于圜壇望祭殿北蜡于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明八蜡廟止于府州縣王國則西饑何外惟兩河間有之相沿以春秋仲月戊日致祭陸東議曰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漢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聖賢有功于民者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祖丑臘王肅對曰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蔡邕謂歲終王肅謂明日爲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爲長然或立春于除夕前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于來歲則用下旬丑日無協祭義

邱濬曰古所祭者八神皆有功于農事者後世所祀之神乃至于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闕焉葢此祭也與藉田

相爲始終嘗東作方興舉藉田以祀先農飭先農民以與其務本之心及百穀告成舉大蜡以報先嗇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高禖

路史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賢亡諜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治百有三十載而落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祀爲高禖之神因典祠焉

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迎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入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

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祠乃禮天子所御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于祠大祝酌酒飲于高禖之

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也詩大

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爲高禖之祠于城南

祭以特牲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爲主而祀之以太牢

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

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許愼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晉以仲春之月祠高禖于城南祀以特牲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束晳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澄以為晉孝武時郊禖石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後齊制高禖壇于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于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

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諸侯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
及后並詣撰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嬪皆拜乃撤就燎禮
畢而還

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禖于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亦以仲春之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

宋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築壇南郊春分日祀青
帝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石爲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
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韣
致禖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
春有司申請命曰特祀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
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靑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

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圭幣青色牲用
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准青帝鋪器神座如句芒
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爲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福齋別
寢宮嬪從齋庭壇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禖壇
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褘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
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弓矢弓韣授內臣奉至齋
所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皇
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
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內臣置于箱又請再拜
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 飲福內
臣又奏請再拜乃解弓韣內臣跪受置于箱導皇后歸東向

禖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置于箱請再拜左右進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韣還位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奉請皇后詣南向禖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曙以太牢報祀准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著爲常祀遣兩制官攝事元豐四年禮官言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禖高禖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從之伺書禮部言高禖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禖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祭于禖從之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畫乞自來歲春行高禖之祀從

之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禮仲春天子親祀高禖徽宗皇帝修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從之二月甲辰以太師檜爲親祀使乙巳上親祀青帝于東郊晉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祀姜嫄于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祀禮畢十七日有司奏壇所有瑞氣修壇日有六鶴之祥

金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丘東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牲用羊

豕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于他祀之肉進胙官佩弓矢弓韣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以次飲福享胙

明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祀高禖以祈聖嗣禮官以聞帝曰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禖禮設木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花璧奉獻皇帝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禖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九奏陳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嬪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受而納于弧韣

邱濬曰古聖王制爲高禖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有感格之祥後世信方士設齋醮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禖于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于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出入或有不便請擇宮中潔淨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庶行禮爲宜

儺禮

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

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卻凶惡也索廋也

占夢遂令始難敺疫令令方相氏也儺謂執兵以有儺卻也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儺所以逐疫阼階東階也儺難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之也

鄉人禓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漢制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于是中

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鬼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于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獝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

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絶其橋梁使不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于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于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北魏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皂褠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

盾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宂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杖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以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于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

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于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盾周呼鼓譟而出合趨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于門酌酒禳祝舉牲幷酒埋之

唐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下十六以上爲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盾其一人爲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縣禳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于

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于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其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于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盾唱侲子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疈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輿奠版于席乃舉牲幷酒瘞埳

> 開元禮諸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盾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一

人皆以雜職充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鞞四人執鞭戈儺前一日之夕所司率領宿于州門外其縣門亦如之未辨色所司自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撫官者外人引導于是儺執鼓鞞俱譟呼鼓鞭戈揩而入官者引之得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爲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于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于西南酒以爵脯以逐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告于太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度維神以屏殄厲謹以酒脯之奠敢敬祭于神尚饗

宋禁中臘月三十日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雲麓漫抄　世俗歲除鄉人相率爲儺俚語謂之打野狐亦呼爲野雲戲

邱濬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始于周禮方相氏而見于月令之三時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不

能無影響之疑于是假外道以驅除之請斟酌漢唐之制
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因祭（按儀禮經傳通解及五禮綱目所載有巡狩朝會建國出師田獵射侯凶旱牲馬嫁娶貞卜籍田等祭茲編各附見本事不重出）

災沴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大僕軍旅甸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壬午宋衞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其中遂不與亦不復火

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若無穢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以傳召伯宗傳驛也絳人曰夫國主山川為山川之主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降服素縞出次于郊乘縵不舉策于上帝縵車無文

不舉不舉樂也策于上帝以簡策之文告于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于神也雖伯宗亦如是而已伯宗及絳以告君從之

尚書大傳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而乃也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若順也是共讀曰恭禦止也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侵陵也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長猶君也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為不肅肅敬也厥咎狂倨慢如狂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厥極惡于人為惡則時則有服妖服貌之飾時則有龜孽龜木屬時則有雞禍雞木屬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痾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時則有青眚青祥青木色也眚生于此

祥自外來也唯金沴木也沴珍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唯木沴金三曰視視之不明是謂悊厥咎荼厥罰恆燠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唯水沴火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唯火沴水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六曰王極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夏侯勝說伐宜爲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氣失之病也不中之人極者其味厚其毒留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亂謂薄食闘並見逆謂盈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維五位復建辟厥診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變異改過以其禦之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于四時之氣以近其口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

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順至黃昏爲日之夕其二辰
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大
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星辰莫同莫夜也星辰之
變夜見亦兒晝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離發也逢見也非沴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
巳成故天垂巽以示人也變禦貌于喬忿止貌之失者去驕忿謂若傲假明德忿類無期之類以其
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從顯也三祭之其辭乃順禦言于說衆以其月從
其禮祭之參乃從說止也言之失者在于去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禦視于
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視之失者去忽似謂若亂于是非象冀滔天及不
辯鹿馬之類禦聽于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怵讀曰歐不獮之獮
攸說風雨所漂颻之颻止聽之失者去怵攸謂若老夫嚾嚾小子蹻蹻誨爾純純聽我眊眊之類禦思心于
有尤以其月從其祭參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去欲有所過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

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尊用始祖之法度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蓋入日爲致齊明九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卒相行祀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也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相助也其祀也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作作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事六事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叢合推內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上君祀靈威仰之下君祀太皞之屬

祈禳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祈嘄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癘作見故以其禮同之造祭于祖也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瀸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作六辭五曰禱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詳盟詛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

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宗

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　典瑞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于時乃與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大旅則陳之陳于饌處而已不涖其縣　鼀人若有祭事則奉鼀以往旅亦如之　大卜凡旅陳龜陳龜于饌處也旅祭非常祭于大遷大師　小宗伯大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太祝國有大故天栽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小宗

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烖亦如之謂有[illegible]禍烖[illegible] 肆師與祝侯禳于畺及郊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 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賽也 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小子凡侯禳飾其牲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 羊人凡侯禳其其羊牲 牧人凡毀事用尨可也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雞人凡面禳其其雞牲面禳四面禳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祝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 冬堂贈無算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下水上之類釁浴謂其香薰草漆沐

浴

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萌采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眡祲掌安宅敘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敘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正歲則行事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禬讀如潰癰之潰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禜祈名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鄭火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爲祭處于國北者就太陰禳火禳火于元冥回祿元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積故祈祭之以禳火之振棄餘災也七月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

遠祖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虢地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回祿火神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檮杌鯀也丕大邳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野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鸑鷟鳳之別名也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亡也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馮衣也儀匹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狸姓丹朱之後）無有祈也（祈求也杜云以甲乙日至祭先王用倉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十九年晉取虢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之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疾病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卻變異曰禳禳攘也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衍之禮

士喪禮疾病乃行禱五祀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書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言共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

我既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藏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公曰體王其罔害（體兆之體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

左傳夷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其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其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閒

問疾差也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成子子產之謚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上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于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族也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族姓乎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似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寶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

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

沛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不請于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于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盟詛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

司盟掌盟載

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貳之者檢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其自相違約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 大盟會同之盟 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 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 涖牲曰盟 涖臨也坎用牲

臨而讀其盟書盟牘亡

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東夷國燎庭燎也

隱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爲世教訓故存日以記惡

誥誓不及五帝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

盟詛不及三王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盟詛也

交質子不及二伯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春秋傳僖公九年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遂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王子虎盟于王庭踐土宮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祈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奬助也渝變也殛誅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同盟于戲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爲載書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之盟詛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以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强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諸侯伐鄭鄭人

禮乃行成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太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崔杼弑齊君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大宮太公廟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比晉縣）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辭）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于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哀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

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　哀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發陽之役衞石魋（發陽鄖也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傳于許（傳于許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稷門魯南城門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木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王當歃血而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

也
禮書封人大盟飾牛牲未殺飾以文繡既殺實之于坎加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有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司盟又其祈酒脯則殺以盟于前酒脯以祈于後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曰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豭非王賜不得用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犬臣以豕民以雞豭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豭下人君之禮也春

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

釁 古人敬事神明以血塗釁卽以釁名祭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固謂羊血也

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珥讀爲衈 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釁邦器及軍器 邦器謂之禮樂器及祭器之屬

圍師春除蓐釁廄 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興當爲釁

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龜人上春釁龜 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

孟冬命大史

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筴箸也占兆龜之繇文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禮異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釁之筮短賤于兆也

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涖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釁謂釁鼓也

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辟藏開府視約書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其猶給也

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珥讀為衈刉衈釁禮之事

犬人凡幾珥用駹可也幾讀為刉珥當為衈

雞人凡釁共其雞牲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

雜記成廟則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邾人執繒子用之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

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蹶

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齊宣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卻也

禮書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衈犬人之幾珥士師之刉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爲釁禮其詳不可考也古之用釁者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號而不純後世有牛釁鍾甚者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鍾

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釁浴之于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殺與釁也鄭氏合以爲薦血誤矣

祭酺 禜附

酺祭不知何神鄭康成注爲人物烖害之神後世螟則行之亦爲民祈禱之意也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

命祀此其一隅

晉天福八年六月庚戌祭蝗于皐門

宋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天禧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諭諸州軍于公宇設祭慶歷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外內並修祭酺禮院言案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元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若外州者卽略依祭禮其儀注先

擇便方設營攢爲位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並如小祠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內向用尊及籩一豆一實以酒醯設于神坐左又設罍洗及篚于酒罇之左俱內向執事者位于其後皆以近神爲上薦神用白幣一丈八尺在篚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座前上香奠幣退詣罍洗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瘞幣其祝文曰蝗蝝薦生害于嘉禾惟神降佑應時消殄謹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尙饗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禮部太常寺言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乞于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常時祭告小祀例在外州縣有蝗蟲處依儀式設位祭告從之嘉定八年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

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酺神蝗亦昆蟲之類而害民至大世謂蝗所行處有神故古稱飛蝗不入境及自入水死若有默相然者此祭之所以不可已也

祭無主後

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疏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族衆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故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鄭元曰伯有惡人其鬼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有泰厲諸侯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禮與洪範之事也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僑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明設泰厲壇祭無祀鬼神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厲設壇元武湖中歲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設京省城隍神位于壇上無祀鬼神等位于壇下之東西羊三豕三飯米三石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師里社則祭鄉厲後定郡邑厲鄉厲一年三祭春以清明後三日秋以七月十五日冬以十月三日明集禮古者七祀于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其祭後世以爲涉于淫諂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無依之厲或依附草木爲民禍福以邀祀享者蓋無足怪國朝于京都祭泰厲于王國祭國厲于各

府州縣祭郡邑厲于里社祭鄉厲而于淫祀一切屛除使厲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爲民除害之意可謂至矣

泰厲田曰天子主天下凡天下之大其厲皆當祀之曰泰厲諸侯主一國凡一國之無主者皆公厲也公與私對大夫主一家凡一家之無祀者皆族厲也族同姓之謂康成以諸侯稱公爲公厲大夫衆多曰族厲非唯理義拘礙而王之祭厲又將何以訓之